松鶴山房文集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七目錄

論

松嶺山房文集卷

七卷目錄終

徵聘總論

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然國家欲遺大投艱望之以坐論爕理則未有不自重其身而足以大有爲者也版築磻溪尚矣三代以來建元之安車蒲輪後世以爲盛事申公雖未竟其設施然爲治不在多言數語不獨切中一時而萬世論學論治之要不外焉東漢樊英之對近於不恭而順帝之優容反增盛德嗣是徐穉姜肱先後受徵皆盤桓不至雖終身卒無所建明然難進易退峻節清標實倡末年諸君子

節義之氣士人之出處其關於國家亦豈少哉東晉崎嶇播遷之餘而翟湯虞喜戴逵先後丘園自高頻辭徵命獨殷深源本無濟變之才而丁艱危之季始則養望太優終乃損名已甚向使幸際昇平從容諷議恬淡修謹亦何至覆餗貽譏一至于此哉魏世祖起於朔漠而盧元高允游雅等皆以名德蒙徵名允卒爲一代之元臣庶光弓旌之典矣唐以科舉取士而李渤以著作郎徵其所建白亦差有可稱焉宋至高宗始徵布衣譙定處士尹焞皆入講筵其後王忠

民之忠節張志行之高尚胡憲之力學皆賜出身俾
教授本郡其於厲世磨鈍亦庶幾矣元世祖中統之
初即名許衡劉因吳澄揚恭懿等多一代大儒雖未
能即究其用而鼓舞一代之人才實有裨焉明太祖
初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先生及下江南得秦從
龍下金陵而得陳遇文學政事皆爲一代之冠而陳
遇先後條對治道屢承優渥官以學士尚書而始終
不受以布衣老邁不肯屈其身以受一官太祖亦終
不以一官强天下士皆可爲千古之盛事然諸君子

皆元季播棄之餘則謂季世天下無才未敢信也壁夫取士之典至於糊名易書其以愚不肖待天下者可謂已極乃法禁稍疎而主司苞苴士子關節無所不至廉恥之存者有幾然則訪求泉石高蹈之流特行徵聘之典其或高尚不出則加旌獎勿以朝命困之使天下望之如神龍威鳳可尊而不可狎庶乎有志之士有聞風砥礪者乎司世教者安可不加之意也

鄉舉里選總論

徵聘以待天下非常之傑至于中材之士則急復鄉舉里選之制爲宜夫鄉人好惡原不足憑然古者取士必于鄉故人于宗族親黨所在皆有恂恂恭謹之風而消其桀驁之氣自專行科舉而浮薄之徒得一第輒陵轢其父兄至于鄰里鄉黨不聞有賙恤之施而反供其蠶食風俗偷薄職此之由乎按周制命鄉論秀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

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則自王太子王子羣臣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選造皆與焉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後世進士之名自此而始而童子之試與選士同賢書之升與俊士同明時國學之設合舉監官廕皆在其中與造士同其不同者則古人以三物賓興其公論出于鄉後世糊名易書之試則其權在有司而稍具俊穎之資皆得凌躐輕浮謂立致公卿我得以自主也夫三物首六德所謂知仁聖義中和者豈

可望之中材以下之人哉然以此程人必無暴慢鬻淩得與其選者可知也次六行則曰孝友姻睦任卹矣論人以此猶有悖其父兄驕其鄉黨而靦顏自詡者乎至若六藝之敎古人以爲小學而聖門七十二子號爲兼通葢能如此則文事武備兼優鉅細精粗皆可適用豈猶有迂疎而無當者乎然則古人之責於士者如此其詳選乎士者如此其謹後世徒以數行空疎無用之語取其明通而士亦以此自矜不可一世不得則詬誶怨咨不能終日欲求道德之一風

俗之同人才之盛又何日之有也流俗積弊不可遽囘人情習爲固然難以立革或者入童子試之始必由里鄰宗族推舉端方謹厚孝友著聞之人其素行無賴寡廉鮮恥者不得與試雖人情矯僞百出別有欺世盜名之術亦未可知然與其甘心爲匿喪捕博之徒寧矯飾爲割股廬墓之行至於敦實尚而去虛名則在主持風化之先達縉紳以身倡導而講明之又非徒恃法令所能變其萬一者也

薦舉總論

大臣之義莫大於以人事君國家取士之途自特徵鄉舉之外大臣之薦揚安可已哉三代尚矣春秋如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祁奚之於解狐與子午其事皆可爲千古大臣之法漢興而蕭何之於韓信魏無知之於陳平皆草昧之初君臣無猜得以共勷大業嗣而吳公之於賈誼馮唐之於魏尚田叔之於孟舒楊得意之於司馬相如先後皆卓有樹立獨至公孫弘開閣設館名爲禮士而史氏未嘗稱其所

舉何人其所賓禮亦未聞有所稱述於世固知虛懷下士爲國求賢非外寬內忌曲學阿世之徒所能矯飾也嗣是而鄭莊韓安國皆以好士推轂名重一時而張安世以所薦之人謝己則大恨而不受其私謁斯又大臣遠嫌之義庶免植黨懷私之誚者乎光武詔三公至州牧歲舉茂才孝廉而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察舉蓋恐其延訪未眞而薦舉至此亦漸有法矣伏湛之智略薦於杜詩謝夷吾之德量薦於第五倫龐參之勇略劉愷之德望薦於陳忠樊準董瓊之

樂道清亮李固之潔白忠貞薦於郎顗遜讓之通達皇甫規之威重薦於蔡邕皆嘖有聲稱而左雄薦周舉爲尚書反爲所劾而雄自言其過舉之不阿雄之虛受殆與范文子韓厥先後爭烈者矣晉羊祜舉杜預立平吳之功謝安舉其兄子成淝水之烈祜以拜爵公朝謝恩私室爲非是有所進達而人不知安則達衆舉親而兄子亦不負所舉斯皆公忠報國之風可法可傳者也唐太宗責羣臣舉賢而封德彝以未有奇才對太宗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正患上

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才哉太宗之言宜乎其驅策習勇宏濟大業者乎不獨封德彝於一時後世人臣聞此安得不撫心而自愧也至於因常何而得馬周其虛懷咨訪至此天下豪俊何一不願輸誠輦轂戴君堯舜者哉狄仁傑處女后之朝而先後薦達如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元崇等皆身應將相桃李一門卒成反正大業為國薦賢如是庶幾無愧者乎崔祐甫除吏幾八百員多出知交李絳謂但問才器與官不避親故蓋心果無私故可行之不疑瞻徇

者固不得以之藉口也李吉甫令裴垍疏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略盡蓋吉甫知垍之明故可信垍之篤茫昧者亦不可以此濫觴也宋初趙普薦士補牘不休得請乃退蓋開剏之君臣故得行之此後則奸弊漸多嫌疑亦起天禧罷朝臣舉官寶元康定則罷常叅薦舉熈寧則併監郡舉官罷之然呂蒙正之於夷簡則舍子薦姪不以為疑范仲淹之於狄青則拔大將於行伍不以為忌卒之兩人皆致身將相勳業爛然足為竹帛之光他若孫忭之薦唐介吳中復而骨鯁

成風韓琦屢薦歐陽修而文章華國尤袤楊萬里薦蔡元定而理學亦得表章斯皆有宋一代人才有可稱述者乎明初停科舉而行薦辟宋濂劉基等四先生率由薦舉嗣是而李文忠薦王禕徐本陳桂彥良茹瑺薦劉三吾秦從龍薦陳遇其文章學術政事皆超出一時此後科舉法立薦舉之風遂衰曹石用事欲倣蔡京召楊龜山故事始薦吳與弼不久而歸巡撫朱英薦陳獻章僅列詞館薦者未必皆用用者亦不復有所建明豈非資格過拘而縉紳習尚有不可

挽之勢哉嘉靖南郊下詔言祖宗朝雖定科貢之法而薦舉亦亘並列於三途今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陞田野絕保舉之路以致人尚浮辭不修實行大哉斯言庶幾洞悉科舉之弊人才之衰矣而所舉只文徵明葉幼學等以末員終隆慶命撫按搜討境內人才而趙蒙吉張弘道等以薦授國子學正萬曆初勤政求賢名舉人郭元錫等而南昌守范洙薦布衣章潢巡撫郭子章薦舉人來知德其學行皆有可觀亦止授翰林待詔蓋自中葉以來雖薦舉時

行欲比隆漢唐宋之人才一二亦不可得積弊成風一至於此使爲君相者大破拘攣之習以虛心卓識訪天下之英才自當有非常之士出而弼亮天工以成大業者毋徒襲封德彝之言爲天下萬世所笑也

對策總論

自漢以來對策之士或緣公卿之薦或因州郡之舉然必待天子親策之後以一日之優劣爲用舍則薦舉鄉舉之外又別爲一途矣按漢書文帝十一年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親策之而鼂錯爲高第自太子家令遷中大夫此廷臣以薦舉而對策之始也武帝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親策之而丞相綰奏詔賢良所對皆治申韓蘇張之言悉按罷此則內而公卿外

而郡國兼舉之始也至元光元年令郡國各舉孝廉一人詔策賢良而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此由鄉舉里選對策之始也然按董仲舒本傳其議遼東高廟事得罪在建元之六年則其對策當在元光之前按公孫弘本傳弘於建元中對策按罷至元光五年詔徵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業者菑川國復推弘弘以前不能願更選而國人固推弘遂至太常策上天子擢爲第一是弘之對策在元光之五年又非元年漢史之矛盾多訛可知也舋錯所對之言無他奇策雖

言五帝神聖自古莫及則躬覩之欲文帝躬攬大權而已其文章較之兵事之陳不及遠甚公孫弘所對亦多膚廓之詞雖董仲舒論災異謂天心之愛人君足以悚動君上之聽嗣是魏晉隋唐以逮宋元雖代數舉行而人文之傳者鮮北齊樊遜天保五年之對其立議正大文章亦閎麗典核史氏錄之良可觀也張柬之幼負王佐之名其自清源丞以賢良名年七十餘而對策第一當有鴻論偉議奈何闕其文乎雖劉蕡以直言下第較之獲選者有光正不止桂林一

枝崐山片玉矣夫士修之家獻之天子之庭一旦得披瀝以効拜颺使於當世之利害時政之得失洞悉於中而出之不亢不隨足以動人主之聽亦庶幾以不負所學者不負天子若依阿詭隨以希一日之苟得他日之立朝又何論哉孔文仲以忤時政不得推恩牟龍應以陳國勢艱危調定城尉將以直言求仕而以直言黜之當國者能辭其咎耶至若褚丞亮安國寺之被拘長揖不忍言上皇少帝之事較之鍾儀南音尤加楚痛又非承望風旨之徒可同日語矣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八目錄

八卷目錄終

河圖圖說

按易繫辭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卽所謂河圖理數之大原也。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地以十成之。此河圖五行生成之數也。一爲太陽居北。二爲少陰居南。三爲少陽居東。四爲老陰居西。東北陽方。故一三皆位陽。西南陰方。故二四皆位陰。東南物之始生。故二少位於東南。西北物之收

成故二老位于西北此河圖四象之位也一六爲水居北左旋而東則水生木又旋而南則木生火又旋而中則火生土又旋而西則土生金此以其運行之序言之左旋而相生也北方一六之水尅南方二七之火西方四九之金又尅東方三八之木此以其對待之位言之又未嘗不相尅也要而論之理數之原一而已矣一者太極也二之則爲兩儀四之則爲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生數至四而備矣一合四則爲五爲五行故五者數之中也自五以後生數皆合

五以爲成數一合五而爲六二合五而爲七三合五而爲八四合五而爲九成數至九而備矣而五倍五則爲十小衍之爲十大衍之爲五十即爲蓍策之數所自起故十者數之終也五爲數之中故于成數之中減其生數皆得五十爲數之終故以生數合成數又皆得十蓋太陽居一而連九太陰居四而連六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就其所居之位言之則生數太陽成數配以太陰生數太陰成數配以太陽生數少陽成數配以少陰生數少陰成數配以

少陽而就陰陽老少各分計之皆得十焉此皆天地之自然非人力所能損益也萬物統乎天數始乎一乃以一二三四分屬于天地何也天地之大不外乎陰陽陽奇陰偶分之自各有所屬也五行皆生于天地乃或天生而地成之或地生而天成之何也萬物皆陰陽合而有生而所生又各自有陰陽皆由得氣之初陰陽或先或後水先天陽而後天陰故體陽而用陰火先天陰而後天陽故體陰而用陽木由滋潤而後焦枯先天同水而後天同火也金由煅煉而後

融液先天同火而後天同水也以至人道有男女飛走之有雌雄牝牡其先後天皆可類推也五行之生有先後數有多寡何也凡物之生皆自微而著由清而濁數之生皆自少而多五行水最輕清而火次之故一六水而二七火也木則形堅金則質重土則最太而最濁矣故三八木四九金而五十土也太陽以一爲生數最少以九爲成數則最多太　以四爲生數最多而以六爲成數又最少少　以三爲生數次多以七爲成數次少　陰以二爲生數次　以八爲

成數又次多何也生數主氣成數主形生數先天而成　後天論氣則太　輕清而太　重濁故太陽一而太　四論形則太陽有餘而太　不足故太　六而太陽九也論先天則　陽强而　陰弱故　陽三而　二論後天則　陽主洩而　陰主收故　陽七而　陰八也老　陰　之位從一二三　而不論六七八九何也由太極生兩儀兩儀生　象皆先天之事也故當從生數也　筮老　之　取六七八九而不取一二三　又何也分二而掛一而

皆後天之事也故當從成數也揲筮老陽取九而不取七而老陰則取六而不取八又何也卽太陽有餘太陰不足之說也而不止此也凡陽屬天天形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凡陰屬地地形方方者徑一而圍四揲筮以四爲數所扐之數以一四爲奇以象天以兩四爲偶以象地如三扐皆奇取徑一圍三之義則三三爲九爲天矣天用其全故不用七而用九也如三扐皆偶取徑一圍四之義則三四爲十二爲地矣地用其半故不用八而用六也且所扐者九而過揲之

數亦爲四九三十六所扐者六而過揲之數亦爲四六二十四是揲筮老陰老陽不必皆因河圖而自與河圖暗合此所以爲理數之自然也至若河圖言五行而伏羲因之以畫八卦河圖五方而先後天之八卦又皆分爲八方又皆與河圖各有所合又當卽橫圖圓方圖詳析分疏其義始見故總其大略如此

得一道人曰義本前人參以己意明白曉暢如印泥畫沙無模糊影響之談亦無牽合附會之語方是作說手筆

洛書圖說

楊子道聲洛書別論曰、洛書之數。起于一。中于五。窮於九。五建極於中。爲衆數所取法。自五以下。皆爲生數。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自五以上皆爲成數。爲九爲八爲七爲六。生數與成數相間而立。以成右轉之形。夫數始于一。一合中五而生六。六合一而生七。七合中五去十而生二。二合七而生九。九合中五去十而生四。四合九去十而生三。三合中五而生八。八合三去十而復生一。運行無窮焉。而其相合相生之法。凡

奇數則合中五以生下數偶則合前位之奇以生下數偶從奇奇不從偶也奇必生偶偶必生奇陰陽互根也中五建極奇偶相生而自右之左法自然之運此不同于河圖之不分奇偶皆合中五而爲數也至其對待之法更有大異于河圖者河圖奇偶重列以相對洛書則單列以相對奇對必奇耦對必耦以中五爲之綱而餘數相伍以列及計其對待之共數莫不各倍中五以成十而十已默寓于衆數之中矣楊子道聲合前人之論而總括之如此其說已極明備

今按易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相爲表裏夫子之言可據後人以洛書至禹始出其訛固不俟辨至若天一地二章所言皆河圖而不及洛書蓋緣蓍數取于五十故獨引河圖爲言至由兩儀四象而生八卦則圖書皆其根本而先後天八卦之位配之洛書尤其易見者也洛書自北之西一六之水尅二七之火火南行尅四九之金金東行尅三八之木木轉中尅中央之土土北行又尅一六之水此洛書之右轉相尅異于河圖之左旋相生者也至

以其相對待言之則東南四九之金生西北一六之水而東北三八之木生西南二七之火是洛書之對待相生又異于河圖之對待相尅者也要之生之中有尅尅之中有生十之數不外九之用九之數已備十之體四正已備乎四隅四隅不外乎四正四正四隅皆本于中宮兩儀四象皆根于太極此則河圖洛書之所同而實未嘗異者要之言乎理則一言乎氣則二言乎象則四言乎行則五由是即一奇一耦以生八卦六十四卦而先天後天爲方爲圓皆從此起

焉是又當即諸圖分析求之以詳其義者也

知鬼神之情狀解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以易中陰陽二氣之聚推其所以始則可以知生之說以易中陰陽二氣之散推其所以終則可以知死之說說謂言其理也耳目之聰明爲精口鼻之嘘吸爲氣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有物故爲神精滅則魄墜于地氣絕則魂遊

于天人之死也魂與魄離而爲變故爲鬼蓋在生謂之精氣在死謂之魂魄離合聚散屈伸往來于天地之間謂之鬼神然要不出于易之陰陽可以知也蓋精也魄也皆陰之屬也氣也魂也皆陽之屬也精氣爲物陰陽二氣聚而爲神也而神又陽之屬則精氣者陽中之陰陽也游魂爲變陰陽二氣散而爲鬼也而鬼又陰之屬則魂魄者陰中之陰陽也人生謂之氣死謂之魂乃夢中不謂之氣而謂之魂者蓋當其睡夢生而有死之形氣雖未絕而精不用事故魂與

魄離而有夢此又陽中之陰也人生謂之神死謂之鬼乃正人君子死不謂之鬼又謂之神者蓋浩然之氣死而全生之理精雖已滅而氣猶不散故魂能舉魄而爲神此又陰中之陽也正人君子死則游魂變而爲神伯有爲厲之屬游魂變而爲鬼鬼者歸也亦漸歸於澌滅而已神者伸也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正氣常伸此又聖人所以貴陽賤陰扶陽抑陰之意乎而要其聚散久近則陰陽之變化不可窮詰而其自無之有自有之無則無極太極而生陰陽陰陽

仍歸于無極此情狀可以易知之者也

得一道人曰宣室之論未必能到此眞洩盡造化之秘者知此則三教同歸何必強生分別

松鶴老人曰易學無窮余居東時偶爲顧立庵作淺述未敢自信也或見此問余近世講學者好言無鬼神却只講得子不語一章中庸易繫全未夢見盍以此正之余謂此輩墻室屋漏不可對人處多但願天地間無鬼神非余所能正也子謂此解頗近似請先舉以質世之高明

乾象志問答

客問於余曰易云在天成象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子之志乾象與史之志天文一也然史志備載占驗災祥子則以占驗災祥屬之庶徵亦有說乎余答之曰史遷世掌天官故史記有天官之書稍述星象遷謂天官家多凌雜米鹽故存其概而已班固病其略也故天文志詳之逮晉隋唐宋皆詳其占法于前而記其事于後夫史以志一代之事非獨爲占設也詳其事變可耳至于各家之占小異大同重見錯出

前後相沿亦何爲哉吾志網羅百代災祥占驗宜無不可載而屬之庶徵者亦自有說史記止載星占而災祥附于本紀雖不言事應而事應已具此卽我夫子春秋之法也班氏乃分爲天文五行二志以星象入于天文而以日食天變彗孛及雲氣入于五行且分屬于五事而詳其事應於後至于五行之占則又雜採京房劉向劉歆父子之說時或矛盾後儒病其附會也自唐書以後紀災異悉削事應而天文五行之分屬究未一正其是非今將以星變屬之乾象乎

則日蝕彗孛雲氣何必非天以地震山崩禽蟲之異亦歸乾象乎則此類又安得盡附于天也吾故別立庶徵一志備紀天文五行祥異而此志則止載七政之形體運行及風雨雷電之事蹟而已其關於災祥者則不入也客曰然則于象之義何居曰象非僅災祥也日象陽德月象陰刑風象政令雨象膏澤雷電象明罰勑法何一非象何一非天學者誠知無一之非天則方寸之微屋漏之隱無往非昭格之地何暇徒取風雲月露以資諷詠談笑之具又何俟疾風迅

雷而始知修省也哉客悚然而退

得一道人曰天文五行二志分屬失倫前史莫正其

其非至此始爲允當有膽有識

松鶴山房文集卷之九目錄

序一

城池志序

關梁志序

驛站志序

公署志序

職官志序

學校志序

田賦志序

附稅課序

附官庄八旗田畝序

風俗志序

祠祀志序

物產志序

古蹟志序

帝王志序

名宦志序

人物志序

孝義志序

仙釋志序

藝文志序

承德縣志序

承德縣志小序二十七首

建置沿革志序

壇廟志序

山陵志序

苑囿志序

宮殿志序

星野志序

疆域志序

山川志序

城池志序

關梁志序

公署志序

驛遞志序

職官志序

戸口志序

學校志序

選舉志序

祠祀志序

物產志序

古蹟志序

名宦志序

人物志序

列女志序

隱逸志序

流寓志序

方技志

仙釋志

藝文志

海城縣志

海城縣志小序二十六首

建置沿革志

星野志

疆域志

山川志

城池志序

關梁志序

驛遞志序

公署志序

職官志序

戶口志序

田賦志序

學校志序

選舉志序

風俗志序

祠祀志序

物產志序

古蹟志序

名宦志序

人物志序

孝義志序

列女志序

隱逸志序

風俗志序

祠祀志序

物產志序

古蹟志序

人物志序

孝義志序

列女志序

隱逸志序

流寓志序

之久乃渙然曰嗚呼聖賢綜理數之全而洞吉凶悔吝之故教人憂勤惕厲以終其身者備此矣庸他求哉乃取前後所篮合記之以爲考鏡而志昏行窳理欲相攻莫能自勝未敢謂於易終身焉可弗勉哉

得一道人曰潔淨精微易教也文品如之

黃叔威曰洞達理數之言固與魏晉清談迥别至其文品之潔則又濯濯冰壺矣

文卿傳誄詩辭序

壑雩道人居東之二年首夏清和時雨初霽方編籬治蔬忽聞剝啄聲則僧願山自海州來手一帙授余蓋俠士閔君爲天津亡妓所徵傳文及哀挽詩歌若干首屬余一言余按袁朱二生所爲傳文卿小名彩鳳本天津良家母孀文卿幼誤售樂籍稍長明眸豔質綽約動人媼授以雲和業愕不受媼恚備極挫辱之文卿以母老無依故忍死卒業靈慧性成霓裳羽衣一授即解然雅不欲見長常捧心顧影脉脉凝睇

每當綺筵四座羽觴雜進強爲俚曲以應衆方嘖嘖驚爲遏雲繞梁而間出哀音怨調煩亂淒切如泣如訴令觀者淫淫涕下以故貴介俠少爭輸纏頭願締歡文卿益介然寡合顧獨與燕臺原君善原君故豪士久遊狹邪間悉其貞心烈性不以淫冶遇文能曲意巧中訂婚且有日矣歲戊午季夏之朔原生以千二百金爲媼壽諸妬忌者相與尼之媼亦以諸優籍文卿顯一去令陽春絕唱堅持不可文卿計事不諧義無再辱乃泣與原生訣歸自經蓋年二十有二也

夫青樓樂府豔姿麗曲如莫愁樊素亦遂擅場一時垂聲後代獨文卿以一死而風塵之垢亹蕩滌無餘方其受辱鴇母低眉俗客時計豈須臾忘死卒之隱忍不死及至一遇知己從容擘畫勢窮義見無復再計而就死彼蓋欲身得死所也此與臧獲婢妾感慨自殺者豈可同日而道嗚呼士爲知己者死不僭然哉余獨嘆古今來貞臣志士烈婦義夫天壤間何可勝數而或事湮心晦不傳或傳矣而阻於山陬海澨不入通人紀載者又何可勝道也得有心如閔君爲

之徵筆乘於通邑大都且不遠數千里而思布之遐荒邊裔使人傳爲口實文卿其可以死而無恨矣文卿事詳朱傳余重閔君志也爲約其顚末序之如此云

得一道人曰此等題講學諸先生不肯作今作之而有禆名教卽以此講學未嘗不可

黃叔威曰靑樓貞節事亦可風得此鉅麗史筆當益彰文卿爲不死矣

鐵氏家譜序

昔漢萬石君以孝謹聞於郡國子孫至二千石者數十人晉王休徵弟見孝友其後世皆身兼將相簪纓之盛甲於江左天性至情初非覬報而天道遂若左券豈非和氣致祥積善餘慶固有自然之理歟余坐謠詠謾禱鐵氏諸彥從余問字其父兄子弟恂恂如也僮僕訢訢如也雅謹傳所稱長者其庶幾歟甲子之夏長人太翁以其母郎太孺人疾延邵參軍餘公視脉余代迎宵登其堂其子若孫皆傍徨愁悴若

不自勝者余方以被譴遠親萬里外不覺觸目刺心搵淚趨出因嘆曰鐵氏其興乎己而太孺人疾果瘥蓋天相之矣嗣太翁以其叔父率吾公命序其五世以來爲族譜且請序于余余多鐵氏能孝友于家且嘉率吾公能篤于水源木本睦族親親以身爲子孫倡其將必有後也是爲序

得一道人曰短篇中含蓄蘊藉皆自至性中流出較他作長江大河浩瀚汪洋者別有一種雋永之妙

黄叔威曰佳文字數語堪傳多者買菜求益耳

代高京兆盛京通志序

聖天子御極之二十有二年武功震疊文教肆訖幅幀式
廓百度咸熙職方輿地之書直省漸次修舉而
盛京以
龍興重地值余承乏作尹爰董其事竊惟遼左古營州之
域星躔箕尾襟山絡海內屏神京外控大漠固東北
一大都會也明季設鎮遼陽輪蹄輻輳烟火萬家阡
陌繡錯然而地限鴨綠部附青齊學士大夫或略焉
勿志或志焉弗詳豈非闕鴻圖而勤鉅典端有待於

開天立極之聖哉自我
太祖以神武肇基
太宗蕩定全遼
世祖奄有六合乃進陽瀋衛爲
盛京據險拓疆區畫州郡環邊內附執玉帛願爲臣妾
者億萬計版圖所隸較諸直省爲雄而從
龍之王侯將相後先頂背相望郁郁乎洋洋乎地靈人傑
何以尚茲然而郡邑率皆締造編氓半多招徠邊徼
遼闊典籍罕稽金戈鐵馬之餘城邑廓然改觀昇平

日久山高水淸欲訪遺老詢故事而不可得此余所
以特疏請書傳以備考徵葢兢兢乎其難其愼之也
諭
嗣奉
會同鎭帥合烏喇寧古詳加稽訪勒成全書自是三
韓以北故都舊邑斷碣遺碑靡不搜剔而內地編戶
所隸二三有司亦咸悉心諮諏者舊捃摭異聞逾年
而規模略定葢紀載所及聲教之區自西南暨東北
五千餘里書契以來未之有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也太史公紀五帝曰不離古文者近是今日者

文獻遐矣然按耳目所睹記雖纖悉不能盡登而釐其大綱存其疑似則山川之險隘疆域之區軫民風物產之淳磽肥瘠軍實邊防之利弊廢興可按籍舉也抑余又聞之郡邑誌乘非徒詳其土物資聞見而已固將洞形勝要害以固苞桑攬風謠以徵政教核其草木蟲魚以通貨利用則志也而治道具焉矣余受事以來方汲汲乎鴻鴈之未寧戶口之未蕃農桑之未廣絃歌之未遍亟與同事諸君子杜苞苴絕耗蠹拊循噢咻以培元氣郡邑學宮獨捐俸以次修葺

蓋鹿幾豐岐根本之地烟火桑麻盛於曩日英髦蔚

起匯武

圖初令天下萬世知

國家武功文教赫濯覃敷如此其遠也是有司之責也

夙夜砥礪方謀其不逮適叨

簡命入佐秋官仰瞻

陵闕俯撫黔黎殷殷於茲土有餘思焉且知後之君子當有

同心也於是爲序其意尚願潤色其成敬藉拜手以

獻焉

得一道人曰此等作竟是歐曾

金陵三先生曰發祥之地說得形勝巍然方見是

萬世基業太平根本中段渾成無迹而收繳尤

見關係末復搖曳生姿至其立言簡要運筆古

蒼俱非俗手能辦所謂文章華國者也

黃叔威曰序誌盛京自與他處不同似此宏偉瑰

麗之作洵足弁冕蘭臺

代董京兆盛京通志序

聖天子御極以來武功震疊文教肆訖幅幀式廓百度咸熈職方輿地之書直省漸次修舉而臣某以明

簡命作尹奉天乃奉

詔偕帥臣督輯通志事書成將拜手獻之

闕廷謹颺言其端曰帝王以聖德神功膺圖受籙必有王氣特鍾之地締搆鴻基而後四表宅心大業式闢綿寶曆於有永蓋皇天眷命靈祗協應理固然矣

太祖以武功肇造

太宗文德覃敷
盛京實爲發祥重地
世祖統御萬方燕京定鼎遂爲留都
皇上神謨睿略眷念根本之邦畫疆設鎮分建州郡梯航
貢琛款邊內附者億萬計版圖所隸聲教所敷書契
以來未有加焉臣竊按
盛京古營州之域星躔箕尾拱長白挾巫閭襟繞滄溟
跨馭大漠蓋居出震之方扼天下形勝之首也稽之
昔乘未有專書若是乎地靈獻瑞鉅典聿煌端以待

開天立極之聖矣逖觀往古治化莫盛於周之成康雅頌所傳必推本古公文王岐豐之舊凡山澤險易之宜宮室苑囿之富與夫里巷風謠昆虫草木莫不備悉誠以王業所自川嶽懷柔已奠宗社磐石之基而祖宗積功累仁創制立法皆裕千萬世子孫久安長治之計今盛京固我國家岐豐地也是志也列其山川疆土則將遡高山荒作之勤稽其建置經畫則如述考卜燕貽之旨捜其

民風物產則擬進豳風七月之章於以仰副
皇上覲光揚烈之深心則志而治道具焉矣受事以來早
夜兢兢
國朝典制之大請之部臣邊圉諸之鎮帥內地則二三
有司分歷考究爲圖有九爲志三十有二事舉其綱
詞規其質訂閱之餘仰見
列聖謨烈之顯赫昭融深懼固陋不文不能頌揚萬一伏惟
石渠天祿珥筆之臣必有潤色大業黼黻休明者從
茲旁搜博覽以期明備焉將畧都名勝之盛與

德宗

功並貽垂於奕世斯固中外臣庶所拭目欣瞻也夫

得一道人曰此作較前作氣較厚而詞采尤覺高古

筆力在班范之閒

黃叔威曰議論爲皇體裁縝整琅琅清廟之音不

同凡響

松鶴老人曰前後二尹不相能前序抑而未登故

後序用前起語

京城志序

京師者天下之本陪京者帝業之基也周公營洛而王居在鎬有居重馭輕之權焉光武東都而長安置京兆有强幹弱枝之勢焉

國家肇基遼海京闕之規模已具

世祖定鼎於燕尊

盛京以明大業所自始近奉

山陵遠翊畿輔鴻圖式固寶曆靈長有光於周漢矣作京城志

壇廟志序

帝王凝休承命道莫大乎尊祖敬天我
太祖肇造丕基迨
太宗而饗帝饗親之禮備紹庭陟降垂慶無疆猗歟盛哉
世祖定鼎以後祀典尊崇於京師禮無瀆也在
盛京者必志重創始也作壇廟志

得一道人曰語簡而該冠冕莊重允堪爲留都藝文之冠

山陵志序

自古帝王肇興皆曰天授也抑地靈亦默賛焉

盛京襟山環海帝業攸興而鬱葱之氣則賓萃於

三陵蓄靈祇所以啓佑我國家也奠鴻圖於磐石衍本支於

千億亦何假卜世卜年哉作山陵志

得一道人曰高簡雄渾

宮殿志序

星官以太微爲天子廷將相執法左右十星環焉

祖宗神聖首出而折衝翼贊皆天潢玉葉之英殆與周名秉鉞毛畢前驅輝煌先後矣於是

大政高拱左右十署駢羅而

清寧之制則擬紫宮之特邃焉上符乾象作覲臣民猗歟盛哉作宮殿志

得一道人曰極好証據學貫天人庶幾無愧

苑囿志序

雅歌靈囿風美騶虞聖世飛潛動植咸沐禁苑春風囿非極遊觀之娛者已

盛京山海奥區百物蕃阜

國家祇因山澤自然之利爲祭祀燕享之供初不煩土木以勞民焉仁儉之風貽茲來許何必侈談昆明上林哉作苑囿志

得一道人曰雍容博大眞盛世文章

各庄附

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荷戈無事則力耕以奉上自井田廢而兵農分者勢也我國家締造伊始遼河左右編戶悉隸戎行聖祖不忍以惟正之供復煩爪牙之士於是有各庄之設皆內務府司之而八旗子弟餘力足以闢草萊即分土課耕不復取其錙銖之賦於以恤行間飽軍實廣膏腴厚積儲鴻謨惠澤度越前古矣今紀其略附苑囿之後云

建置沿革志序

禹貢敷土分州周官體國經野古今沿革互殊要因時規其制焉遼地自遼金襲渤海五京之制而形勢分明省郡縣爲衛所而邊隅狹

國家幅幀丕廓獨重留都以壯京師之勢畫州郡以奠民居相中外而分鉅鎮

聖謨宏遠允垂拱於萬年矣作建置沿革志

得一道人曰有體國經野之識始堪讀此莫作文字看去

星野志序

星野之學詳於甘石迨漢晉而宮度廣狹各私所見災祥之術亦紛焉遼海星分箕尾

國家締造以來鴻圖式廓躔次未殊往籍可考也若夫史家五行所紀固將稽庶徵以端皇極焉可無志歟作星野志

得一道人曰語簡而該原本經術與天官家之論較別

疆域志序

古帝王畫郊圻以固封守腹心內地疆理必嚴矧根本之邦即係邊防之重者乎

盛京西接畿輔東南濱海北控大漠而遼河左右奉錦二郡攸分是天造之險以界全遼矣綢繆疆圉屏翰

神京苞桑之謀或在形勝之外蓋斯土者何可忘歟作

疆域志

得一道人曰含蓄蘊藉皆具卓識

山川志序

周頌稱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帝王受命承乾而羣靈協應有自來矣

盛京源鍾長白秀結巫閭滄海南迴混同東注王氣所萃在乎山川不信然哉卜瀍卜洛締造維勤陟巘在原貽謀斯遠

祖功宗德將與河山共永於萬年矣作山川志

得一道人曰頌揚有體字字皆經術之文

城池志序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金湯旣固萬世苞桑之計寓焉遼地自遼金以來雉堞屹然相望明省爲衛所而規模非舊矣

家相形勢而復州郡此外遺闉故壘兵民相保聚居大抵皆邊防守禦之資也當萬國車書之日綢繆風雨又安可不詳歟作城池志

待一道人曰留都城堡頗多任其傾頹不復修葺古人設險苦心莫問矣序中含蓄皆老成謀國至言

關梁志序

盛京襟山環海控制中外昔人據險立關架川成梁固以通行旅資利涉哉蓋亦邊防所亟重也
聖世遐邇晏寧貢琛萬國邊門之設僅取封楦抑
廟算固有深焉者歟至若舟楫以佐濟川之具運艘以省輸輓之勞是又經畫之周悉者也作關梁志
得一道人曰意在言外經濟可想

驛站志序

郵驛之設所以通星軺資行旅也

盛京東踰寧古西抵京畿南達朝鮮較之明世幅幀式廓故站道遠近疎密亦稍殊其制焉今則循黑水而北爲屯鎭往來之衝疆圉日弘置郵亦加於舊矣若定經費之常嚴擾驛之禁良法美意蓋亦有可傳者作驛站志

公署志序

國家分職授官設公署以為臨民報政之地匪獨肅觀瞻而已蓋顧名思義之意寓焉京師公署之制詳于陪京事之繁簡殊也陪京之制較重于他省體之尊卑異也拱護陵闕翼贊皇猷敬爾在公可無念歟作公署志

得一道人曰的確不可易

職官志序

書稱時亮天功詩言靖共爾位重官箴以明職守也

國

前代陪京卿寺皆備官率視爲養閑之地

盛

家百度維新尊

京以重根本量地之遠近而分鎭卹酌事之繁簡而留諸部郡邑長吏師儒亦衷生齒人文爲損益焉豈非愼名器以程實課功歟若夫時亮靖共之義百爾君子其勗之矣作職官志

得一道人曰職官人所畧此却說得關係使人警省

學校志序

漢高以太牢祀孔子實開炎精四百年之基我
太祖締造鴻業
太宗百度肇舉乃首尊
文廟建學宮猗歟偉哉較太牢之祀有光焉宜乎將相
名臣先後蔚起于今日也
世祖重道右文遂我
皇上而師儒之制備比戶誦絃留都人才蔚起蓋
聖祖規模弘遠矣作學校志

田賦志序

考禹貢冀州賦上上錯而田中中青則田上上而賦中上遼地分冀青二州之餘物力地宜古今不甚相遠也當遼金定鼎郡縣鱗次土闢壤饒田賦爲諸道冠後乃土廣人稀豈非時使然歟今八旗開墾稍增招徠之民未廣鴻鴈甫集逐末滋多懲游惰而勸農桑知本計者加之意已作田賦志

得一道人曰留心時務通達治體之言自與文人迥別

稅課附

盛京兼山海之饒逐什一者擅奇贏而力作者寡知本計者恆以土滿爲慮而諸稅設焉責成各異而增減不齊要因時制宜也然而横征則必禁焉蓋恤商之仁抑末之政並行而不悖矣

官庄八旗田畝附

古者公田之設民拮据以奉其上因徐計其身家意良厚也賦稅密而田盡屬於下勢使然乎

盛京土滿人稀設

皇庄以供粢盛玉食之需設官庄以供使命廩餼之備凡以罪入官者田之人皆南畝而儲蓄有資不失公田遺意至若八旗分田不計土貢之入而曠土漸闢飽騰可恃是又良法之可傳者也

皇庄司於內務府故登苑囿之內官庄轄于戶部故與八旗田畝同附田賦之後

得一道人曰草昧經營事多特剏此乃皆就有關治道處發揮出來事事俱有着落當年苦心可不負矣

風俗志序

禹貢不紀風俗謂轉移化導由乎上耳及讀二南豳風則家人婦子情事纖悉必詳焉豈非王迹肇基其敦龐之氣忠愛之風保泰圖治固未可忘歟遼地箕子敎化之遺故老稱
祖宗締造以來其勁質少文慷慨蹈義流風如昨也今且絃誦遍矣導之禮讓毋漓其眞殆蒸蒸丕變哉作風俗志

得一道人曰語氣高渾而用筆抑揚盡致

祠祀志序

古帝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有勤事定國之勞則祀之能禦災捍患則祀之典綦重矣國家膺天明命百神受職常祀之外禮有兼隆固無非崇德報功之意歟若夫紺宮碧宇郡邑相望斯亦福善禍淫神道設教之所不廢也作祠祀志

得一道人曰語氣抑揚輕重自見識高筆妙

物產志序

周公陳七月也近取菽麥禾麻纖及莎雞蟋蟀豈獨蟲魚蕨薇足佐風謠抑豐芑周荼皆徵祖德也

聖天子萬國共球地不愛寶嘉禾神爵將史不勝書而發祥重地羽毛齒革軍實是資澗藻溪毛馨香爰薦撫厥蕃滋載追荒作寧止登食貨之篇披禹貢之籍已哉作物產志

得一道人曰典贍風華莊重高簡當求之東西京之間

古蹟志序

遼地自秦漢郡縣以來歷朝遺蹟簡冊或不詳遼金定鼎而京華鉅麗史乘所傳如昨也夫商盤夏鼎博物者猶深考古之思矧遺墟舊壤流覽寧無遐寄乎至前代帝王陵寢祀典有經
朝勳舊墳塋豐碑著蹟地以人重皆足昭示來茲是所宜兼及者也作古蹟志
得一道人曰筆氣抑揚搖曳自饒姿致使人悠然興感

帝王志序

自古稱地靈者必推人傑謂地以人重也矧膺天命居天位者哉故毓聖所自湯沐垂光定鼎攸基京華建極尚矣自臨潢以金箭造邦長白以慶雲兆瑞遼金二祖發祥斯地肇創神畿乾元統運旣以寶曆相承坤德呈祥亦遂母儀娩美史冊尊詳志亦未敢略也作帝王志

得一道人曰冠冕稱題詞釆極似蔚宗

名宦志序

仕宦而惠愛一方則父老子弟從而俎豆之蓋崇德報功意也遼地漢唐以來歷官者多以武功顯遼金定鼎而定國勳事之臣輩出焉我

朝

肇興其任心膂股肱寄者動在社稷名勒鐘簴矣而

留都之鎮帥卿貳與夫郡邑長吏之循良固將崇祀茲土以風來茲者也則論定所宜慎歟作名宦志

得一道人曰淡筆亦饒風致

人物志序

漢祖功臣多由豐沛光武佐命半起南陽神聖作而名世應期天之生才良非偶也遼左漢唐以來犖犖者可指數

興朝肇祉天潢貴戚皆冑名畢散之英而翼贊折衝攀鱗附翼起者濟濟焉豈長白巫閭蜿蟺磅礴積久而昌歟抑天秘其精奇儲以相授歟

聖天子保泰承乾明良喜起人才之盛更非竹帛可勝紀矣作人物志

孝義志序

士有百行君子每樂觀其大彼經明行修聲施爛然者尚己布衣韋帶之士孝友篤于家信義稱于鄉里主持風敎者表揚恒亟亟焉若夫委贄策名而疾風勁草蹈義如歸較之雍容盛平服休服采者其幸不幸固殊要其至性未可盡同日語矣遼海孝義漢唐以前因地遠史或未詳簡冊可稽輿論可攷率自遼金以後云作孝義志

得一道人日語有分寸

仙釋志序

志紀物華人瑞仙釋例得並書蓋自魏書特志釋老史氏已爲之權輿矣夫二氏之學儒者或不道然其栖神寧淡存心利濟亦有足多者焉聞名山大川眞靈所宅遂地山川奇奧宜代有偉人而紀載所傳若可指屈良以俗敦眞樸不事語怪炫奇故也存其一二以備方外一流云爾作仙釋志

得一道人曰字字皆有分寸

藝文志序

尚書稱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帝王以人文化成天下蓋綦重哉留都自

列聖肇興以來

綸綍所布皆典謨誓誥之遺煥乎殆麗日星而晧雲漢矣他若古今屬詞摛藻亦不乏人序紀所存聊資考證題咏所寄亦備輶軒遴其雅馴附登卷末聊以廣文治云作藝文志

得一道人曰史遷序贊爲千古短篇之冠然立論間

有偏處此則字字原本經術有關治道而語氣抑揚中皆有分寸風神縹緲蘊藉深厚卓識名言層見疊出平心靜氣讀之自見非過論也

黃叔威曰歷覽諸小序不特體裁瑰麗氣骨堅凝備史家之長而經綸時務卓識宏言尤擅康濟之具先生萬里之行似專爲此一事名山大業託茲不朽不可謂非造物之厚也

承德縣志序 丙寅孟冬

盛京爲
國家根本之邦承邑實湯沐發祥之地承邑之志固
盛京之大政大綱具焉者也
聖天子加意輿地之書部頒以河南通志爲例奉錦二郡
有司躬歷山川採掇見聞彙輯呈於京兆京兆以
盛京之地尊于他省乃兼採明一統志中都興都之例
先京城壇廟山陵宮殿苑囿諸志而建置沿革以次
及焉書成進于

闕庭既奉
俞旨而邑乘以待通志之折衷尚未及編次論定而臣某
以乙丑之秋知承邑事爰治邑乘舊藁合通志伏而
讀之乃喟然嘆與曰是書也固
聖朝大業之所自始而卽萬年有道之長所由基者乎漢
祖得天下於馬上而宗廟祀典未定乃紛更于元成
之時唐太宗偃武修文而郊祀之禮未親見陳于馬
周之疏
聖朝締造

壇廟爲先此尊

祖敬

天超越漢唐者一矣漢武欲取三輔近地以廣上林而東方進直言唐宗晚作飛山翠微諸宮而魏徵陳十漸我

祖宗宮殿不修藍若椒風之麗苑牧無事昆明太液之觀此儉德仁風媲美黃唐者二矣漢高親祀孔子遂開經術節義之風唐初特重府兵實得寓兵于農之意我

祖宗首尊

文廟廣勵學宮八旗分田餬其租賦文經武緯使人文

剏起士馬飽騰此又跨軼百王範圍千古者三矣人知我

聖朝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抑知開創貽謀培養者深而經畫者遠也史遷有云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而王充著宣漢恢國諸篇揚當代之烈其言曰鴻筆之臣國之雲雨也臣是以亟爲編次使我

國家鴻筆之臣攬輿地之書而頌颺

聖朝大業將

德

宗功焜燿于千萬世小臣敬稽首欣瞻其盛焉

得一道人曰漢唐闕典却為昭代贊頌張本漢唐盛事更見昭代盛德漢唐大政昭代更超前烈三者俱非過言凡贊頌之文一味獻諛使人生厭此則卓識宏議煌煌大篇使草昧經營一二大事大有生色鴻筆之臣國之雲雨非此孰能當之

黄叔威曰前後莊重得體中段豎議鑿鑿詞兼美諷經濟卓識何減魏鄭公陸宣公耶莫只作文字看去

承德縣建置沿革志序

帝王承乾御曆必有締搆鴻業之基此岐豐所以光于雅頌也溯自唐以來始列州郡至明分爲衞所我
太祖龍興定鼎
世祖遂尊爲留都我
皇上式廓鴻圖畫野分疆而承德爲陪京首邑內奉
陵闕外控要荒磐石之固於萬斯年矣作建置沿革志

得一道人曰前序大意已悉此却從頌揚起見詞令之妙不可言

承德縣壇廟志序

國家典禮之大莫如饗帝饗親

聖祖締造之初即隆尊

祖配

天之典此規模所以光萬代也今大祀專舉於京師而開創

之

壇壝猶肅

廟貌攸崇儼若瞻

祖宗對越陟降之誠焉屬在臣子寧罄頌揚哉作壇廟志

承德縣山陵志序

漢世園陵皆置令丞重祀事也。我
國家
山陵祀典皆有專官而屬在臣子。惟秩尊至三品者。始得瞻
謁儀加肅矣。承邑以近依
京闕得瞻鬱葱佳氣而慶萬年
帝業之隆敢不拜手恭紀其盛哉。作山陵志。
得一道人曰的確是邑志語簡而莊非大手筆不能
也

承德縣宮殿志序

帝王垂裳御極繼離以治而宮闕之制崇焉我
聖祖肇造之初而
大政
清寧並建已巍然有控八荒而御六合之概矣守土之
臣近仰
宸居而益頌
聖模之弘遠也作宮殿志

承德縣苑囿志序

靈囿美於雅歌上林侈於漢史遊觀之地均而王風霸術何夐然殊也

盛京發祥重地山林川澤之利編氓共之一二苑牧取供祭祀燕享而已初不聞層臺累榭之觀也仁風儉德詩人所爲咏騶虞乎何漢唐以後之足云作苑囿志

得一道人曰頌揚語却又以淡遠取勝遂覺風神獨絕

承德縣星野志序

書傳所載燕遼統箕尾二宿之分費直蔡邕陳卓諸家分度之說言人人殊則承邑專屬之度未有以據也夫天道遠人事邇存其概以待言天官者折衷云爾今

聖天子懋建皇極休徵畢協而

祥發重地佳氣鬱葱昭回雲漢知太史望箕尾而占

帝業於萬年矣作星野志

得一道人曰此須合通志小序讀之方見立言之妙

承德縣疆域志序

陪京爲帝業之基而首邑實州郡觀化之地鎮帥無所不統而邑治之疆界不可不詳也若夫龍蟠虎踞

聖祖於焉建皇極而控萬方豈一邑之形勝已哉作疆域志

承德縣山川志序

聞之有道之世河嶽爲之效靈承邑左東牟而右遼海皆以拱衞陪京匪獨境內名勝徒供登臨之美而已仰高山而遡荒作之勞咏豐水而志燕貽之遠

神謨聖烈何能頌颺萬一哉作山川志

聖祖規

承德縣城池志序

雅歌作豐書稱卜洛帝王宅中設險萬方咸拱極焉承邑爲留都附郭固漢晉以來所稱爲湯沐之邦奉陵之邑也麗譙雉堞皆畫之餘那据保定萬世金湯規模何宏遠哉作城池志

得一道人曰的是邑志城池不可移易

承德縣關梁志序

盛世出入必譏利涉有備凡以察非常通行旅也承爲留都首邑內地譏察無事過嚴而川澤遼衍橋梁必增修葺焉政之緩急固有經歟若夫舟楫之設以代輓輸之勞規畫斯爲深遠矣作關梁志

承德縣公署志序

聖祖開天立極設官分職公署星羅久已肅臣民之觀瞻矣郡邑先後增置而治事之所規制亦漸備焉豈獨壯京闕之規模亦以課亮工之實蹟云爾作公署志

承德縣驛遞志序

承邑西達

京師北通寧古南道朝鮮爲星軺輻輳之區故驛與遞兼設焉驛政主于帥幕其地不可不志也鋪遞邑宰司之主通文檄而已體恤其勞毋稽公事或有宜留意者歟作驛遞志

承德縣職官志序

湯沐邑爲發祥重地故歷代留守之官率視京師損益焉

國朝以奉天爲留都鎮帥卿貳濟濟師師居然

京闕之風矣大小臣工同此靖共之義所當備列以紀其盛者歟作職官志

承德縣戶口志序

瀋自遼金列于州郡而生齒漸繁明改衛所則皆入伍士矣

國家尊爲陪京旗民雜處今總總而林林者率從

龍之裔荷戈之選而編氓什不一二也旗籍非邑令所司志列編戶之數而已若夫撫循生聚守斯土者何可忘歟作戶口志

承德縣學校志序

京邑首善之地奉天學校建自

聖朝開創之初首尊

至聖以開萬年之文治甚盛典也我

皇上崇儒重道

御書萬世師表頒於學宮所謂以治統而承道統作君而兼作師者歟萬國同文而奉天學校爲權輿焉猗歟盛哉作學校志

得一道人曰的確冠冕眞臺閣氣象也

承德縣選舉志序

雅之咏思皇也曰生此王國蓋發祥之地河嶽鍾靈信矣

聖朝從龍之彥京邑爲多而建學設科以來奮武揆文其拔於主司而登於

天府者何一非我

祖宗菁莪棫樸之遺也詳其姓名固有光於曩代者歟作選舉志

承德縣祠祀志序

詩稱懷柔百神帝王受命承乾羣靈效職固也

聖朝締造以來凡崇德報功諸大祀宗伯典之邑令所職壇壝而已其他里巷祭賽之區皆假福

國佑民之意倘亦有宜存者歟作祠祀志

承德縣物產志序

承自遼金時建邑號樂郊謂地宜肥衍物產充牣誠沃土也

聖朝發祥斯地蚳蝝動植咸沐茂育深仁今阜蕃有象矣

烈哉

載咏周原不遐思

作物產志

得一道人曰志物產發出如許大議論何等手筆

承德縣古蹟志序

瀋自唐以後列州縣沿革互異故址莫可詳稽而一二遺墟廢壘因循舊名者猶可指數羲俯仰今昔者所不遺也至若

國朝勳舊遺塋其人已往烈著豐碑棠樹猶存峴山在望倘有聞風興起者歟作古蹟志

承德縣名宦志序

仕其土而功德在其民則食俎豆之報此名宦之所以光祀典也承自遼金郡邑以來稱循良者不少概見

聖朝肇迹而勳勒鍾簴澤被天壤者竹帛不勝紀焉請諸

天府崇祀以爲京邑之光倘亦所以風勵來兹乎作名宦志

承德縣人物志序

帝王受命發祥之邦必有嵩生嶽降之英應運生於

其地豐沛南陽所由盛也承爲
聖朝湯沐邑天潢貴戚翼贊折衝者濟濟乎先後相望矣
稽之曩籍不啻倍蓰而什百焉豈非名世固有其期
乎作人物志

承德縣列女志序

二南之化始於王畿故閨閣之貞亦以觀風化也
聖朝風勵貞節必表其閭承邑首善自縉紳以逮介士編
氓之家栢舟自勵者比比矣銘彤管者或有取於斯
焉作列女志

承德縣隱逸志序

堯舜在上不乏巢由瀋自遼金郡邑以來豈無冥鴻高舉之士而記乘罕稽蓋將偕姓名俱隱矣

聖天子加意闢門之典明良遇合疇復賦小山叢桂者乎志闕其人倘遇于尋常耳目之外云爾作隱逸志得一道人曰眞空中樓閣也

承德縣流寓志序

遼左爲漢世諸賢避地之區而瀋至遼金始列州郡諸賢轍迹罕及焉

聖朝尊爲陪京賢人達士生于下國願觀光者衆矣風塵之表倘有王彥方管幼安其人者乎他日當爲兹土光焉作流寓志

得一道人曰自命不淺

承德縣方技志序

志乘不遺方技豈宋斤越鎛因地而良攬方輿者有必稽歟承邑往代不乏偏長之士而紀載鮮徵

聖朝論人必觀其大而藝術罕進博聞好事之君子當有補日者之傳紀丁緩之奇者爾作方技志

承德縣仙釋志序

志紀地靈人傑而山川瑰異之氣或鍾為仙釋者流史乘列之廣異聞也遼左畸人間出而承邑二氏之卓者寡聞豈嵩生嶽降盡為

聖朝廊廟之選乎序以例及人則闕焉作仙釋志得一道人曰妙論解頤

承德縣藝文志序

聖朝締造之初卽崇

文廟以尊

至聖識者謂萬國同文之基在是矣迄今

綸綍所著炳如日星而騷人墨士上國觀光攬帝京以

名篇望上林而草賦人文化成固赫奕千古哉作藝

文志

得一道人曰邑志而京城在焉即通志之弁冕也妙

在篇篇是邑志篇篇不襲通志却又篇篇可作通

志弁冕至其名論宏議皆見經綸碩畫而用筆縹

緲悠揚復饒一唱三嘆史遷諸小序後此為獨步

矣

代海城令海城縣志序

聖天子垂裳御極萬國同風八荒共軌乃

勅直省修輿地之書

盛京先後有司彙輯見聞進于京兆京兆上之

留守小臣某以乙丑之夏知海城邑事乃取邑乘舊槀正之以逼志所裁定者編次爲書乃知海邑之志較之他省爲最難而修是志者較之他省宜最愼而志書之成其關于國計民生者正非小補也天下郡邑志乘皆有成書古今之沿革山川城郭之遠近人物之

多寡攷証者不一書修纂者不一代增補潤色之而己海邑明季隸於衞所今明一統志所載十未舉一二也

聖朝

龍締造以來經畫建置無非大政所關而從之將相名臣竹帛莫磬加以疆域寥廓民多招徠縉紳之著述之書諮詢鮮耆舊之老修志之難莫難於是矣京兆臣既受事分檄有司親履山川稽其道里詢其源流悉取耳目所經而傳訛附會之說不敢簽於紀載至於

天朝勳舊特為請之
府以待核實而來埀於不朽焉庶乎其難其愼傳信
不傳疑之至意哉雖然志之為書非徒紀其疆土之
殊物產之繁博耳目資聞見而已固將攬形勝以固
苞桑採風謠以稽政教核其草木蟲魚以通貨利用
蓋志而治道具焉矣海邑負山環海為陪京南障之
咽喉土沃而泉甘水陸珍錯聚焉元虞集築堤課耕
之法陳思謙牧養之利後世豈無可師其意而變通
之者乎然則蒞茲土者相時度勢加意撫綏使編戶

日增榛蕪日闢富庶之餘廣勵庠序將見風俗益淳人材蔚起庶幾

祥之地與周之豐鎬漢之豐沛比隆則是志之成其裨於國計民生者甚鉅且重也是以夙夜敬虔兼述其意知凡蒞茲土者當有同心焉

得一道人曰邑志却具許多經濟非平日留心治道何以得此此等文字總非經生可及

海城縣建置沿革志序

帝王畫野分疆爲都會爲郡邑要因地制宜也海邑自渤海得列于五京嗣是而州縣衛所因革者屢矣

聖朝始定爲陪京之屬邑覩其襟環溟渤列峙羣峯允

帝鄉屏翰之要區哉作建置沿革志

海城縣星野志序

金於澄州置縣曰析木今境內故城猶在海邑屬析木之分也尚矣遼金雖設邑而皆隸于東京史傳所紀祥異專屬海邑者蓋寡焉

聖天子臨御以來豐登屢奏守土之臣書大有而慶昇平已爾作星野志

得一道人曰星野諸序皆確不可易

海城縣疆域志序

聖王建國疆理必詳後世郡縣封域之嚴猶昔也海之稱京稱府稱衞其幅幀廣狹前代莫可稽矣

聖朝爲陪京屬邑而邑令及守尉各有專城所轄或互殊焉豈非以形勝當水陸之衝責成固特重歟作疆域志

海城縣山川志序

遼左山川緜亘而海邑則枕羣峯而跨溟渤固泱泱乎大觀也渤海列於五京豈非以山河形勝然哉

聖朝爲陪京屬邑屹然壯畿南之鎖鑰焉豈獨登臨選勝者足供流連哉作山川志

海城縣城池志序

海邑渤海時爲京華之地幅員九里明省爲衞所而規模非昔矣

國朝新城之設固欲拓其制乎邑治所屬率多遼金郡

縣今遺堞相望也生聚撫循固近畿富庶之邦哉作城池志

海城縣關梁志序

海蓋爲遼左要區故前代於二衛接壤置關今皆爲內地則省之然其址不可不記也邑治濱海川澤蔓衍利涉之備不可不周及時成梁濟以舟楫何一非利民之善經哉作關梁志

海城縣驛遞志序

海邑古邊要水陸之衝星軺羽檄郵置必嚴

國朝爲陪京屬邑有司奉行文牒而已鋪遞則詳其數而舊驛之地亦記以備考稽焉作驛遞志

海城縣公署志序

國朝定鼎之初海邑公署之設較他邑爲先然規制簡樸取足臨民報政而已守尉治事之所别有專城因因地形爲要害之鎭乎分誌其地俾各敬在公之義已爾作公署志

海城縣職官志序

遼海自漢唐郡縣以來長吏不勝紀矣而前代載籍寥缺姓名多不傳

國朝建邑先後有司猶可按籍舉也列其姓名籍里使父老子弟指而數之曰若爲循良若爲巽等斯則昔賢志乘題名之意歟作職官志

海城縣戶口志序

南海古京華之地戶口蕃滋元明以來已非其舊矣
國朝爲新造邑旗民雜處編戶率多招徠而土著什不一二焉然地擅山海沃區倘司牧留意生聚何難覩蕃阜之風哉作戶口志

海城縣田賦志序

遼左古稱沃壤元虞集請用築堤課耕之法則海邑爲最宜
國朝建邑以來本業者寡今力作有加矣闢曠土爲膏

腴登編氓於富庶是良有司之責哉作田賦志

海城縣學校志序

國朝絃誦之化遍于海隅日出之邦況海城爲盛京屬邑聲教最先者乎建邑之初即立文廟以尊至聖而庠序猶統於奉天我皇上乃增設師儒從此人文蔚起古人稱海濱鄒魯將於茲邑有厚望焉作學校志

海城縣選舉志序

古之用人也取之不一其途近世科目之設蓋示公也遼金有進士之科而海邑舊乘闕如姓名失紀明為邊衛入選者可指數焉

聖朝廣庠序特置師儒從此棫樸菁莪彬彬蔚起于曩代庶有光歟作選舉志

海城縣風俗志序

史稱遼左自箕子教化以來門戸不閉婦人貞信海邑蓋猶近古哉

聖朝締造培養教化之餘而風加厚矣我

皇上慎庠序增師儒絃誦蔚起彬彬乎質有其文盛世之風歟作風俗志

海城縣祠祀志序

邑令膺民社之任祀事必致虔焉海自建邑以來壇壝之典先後加肅矣其他里閭報賽之區或間以二氏焚修之所既相沿以為俗則其地亦有必稽焉作祠祀志

海城縣物產志序

天地之生物海爲大邑以海名珍錯之繁夥殆不勝紀也而加之山谷蜿蜒林麓緜亘蜚走之奇芸生之廣生節以道豈獨擅一邑之富饒蓋允

帝鄉之外府哉作物產志

海城縣古蹟志序

遼左自郡縣以來京華之盛州郡之富與賢人達士遺蹤之可傳者襃平爲盛海邑則文之然山高水清故址之可舉者什得一二也蓋典籍之闕略久矣遺

編所紀故老所傳兼收勿棄其詳以俟博聞者之考稽焉作古蹟志

海城縣名宦志序

考史傳遼左不乏循良之吏大抵功德在全遼者多而邑令不少概見焉

聖朝海為陪京屬邑畿輔有司果其政聲嘖嘖固當先徹

宸聽而父老子弟所急欲俎豆之者也守土之臣可毋加勗歟作名宦志

海城縣人物志序

古之稱人才也必曰川岳之英況山海之間氣所鍾豈無命世而特起者乎遼金以前史册不概見

國朝定鼎揆文奮武名垂天壤者竹帛不勝紀焉請之

天府祀之鄉賢地靈人傑之盛固有其時歟作人物志

海城縣孝義志序

里巷匹夫皆具至性海雖一邑豈乏修子職於家而節義表于當世者乎明易郡邑爲衞所記乘闕如事關名教而姓名湮沒主持風化者所急宜搜求而表

章之者已詺之博聞訪之故老當續爲之傳焉作孝義志

海城縣列女志序

閨閣之姿苟具天地清貞之氣亦遂與賢士大夫共垂于不朽海邑風爲近古前代栢舟厲操者當不乏人而紀乘莫徵有心風敎者所爲興感已紀其傳者尚以俟博聞君子之廣稽焉作列女志

海城縣隱逸志序

遼左爲漢世諸賢避地區之泉石烟霞當不乏其選也海邑文獻闕如薦紳尚多失紀況冥鴻高舉者乎

聖朝多應運之賢際明良而矯語巖穴則非其時也畸人高士當有非耳目所及覩者乎存以俟焉作隱逸志

海城縣流寓志序

士君子行誼表乎當時聲稱垂之後世卽其所過之地僑處之鄉後人樂稱道之以爲美談如王管諸先生是已史傳稱漢世諸賢避地遼東而海邑于襄平

爲最近倘轍迹所不遺乎抑達人賢士世固樂借之爲光寵也作流寓志

海城縣方技志序

形下謂器形上謂道術藝之工何地無之海文獻寡徵賢士大夫不無湮鬱則一節之士亦存以俟之可耳作方技志

海城縣仙釋志序

名山大川之氣鍾于偉人傑士以其餘發爲瑰異奇詭之姿則二氏之卓卓者是已境內遼世置邑曰仙鄉丹竈之事烏知其有無而史傳且豔稱之是亦不可略也作仙釋志

得一道人曰全得空中樓閣之妙此尢妙在鏡花水月

海城縣藝文志序

古者輶軒之採博及風謠蓋以徵政教考風俗也海

邑自京華而郡邑豈乏摛奇摛藻之流而遺篇卓卓者不多見何哉

聖朝萬國同文而陪京屬邑觀光爲近他年人文蔚起知有光于前代矣作藝文志

葢平縣志序

邑之有乘所以辨封域稽疆土採風謠資政治也天下直省郡有成書家有紀載故纂述輿地者率潤色前編或詢之故老參酌時宜而志已具葢之爲志則異是葢爲奉天新造屬邑改衛所而州縣輯流寓而編氓闢榛蕪而阡陌何一非我

聖朝

規畫大經則其事重而幅幀數百里山川縣亘輪蹄罕經蘘哲既鮮成書閭井率多招徠欲從遺老問故事而不可得則其事難既重且難而欲裒輯見聞綱

釐目舉以備一統志之叅稽柰何不兢兢乎慎之也慎之維何曰傳信不傳疑而已遼左自唐宋以來其山川郡邑南朝士大夫耳目所未親則欲考訂前聞舍遼金二史皆無可據此信之可傳者也

聖朝肇興王侯將相項背相望名書竹帛績在旂常以俟

天府之考稽而里巷之傳未敢擅登於紀載此存以有待者也其他如山川或以今昔而異名鄉井因方言而各異傳訛改易之故既無據以叅稽則皆疑之可闕者也

盛京通志成於康熙二十有三年其時州縣有司先後掇集聞見以待郡志之折衷而邑乘未得輕爲釐定小臣某以乙丑之秋作令茲土乃爲之先後論次仰見

聖朝幅幀之廣規模之鉅

祖功宗德之隆私慶爲陪京之屬邑得從守土諸臣後拜手以頌揚其盛云

得一道人曰簡要不煩而大意已概可爲作通志者之法

蓋平縣建置沿革志序

蓋邑古辰韓地漢唐皆隸州郡明則衛所分焉
聖朝定鼎改衛所爲郡縣蓋雖一邑居然馮翊扶風之重矣襟環山海屏翰陪京規畫何宏遠哉作建置沿革志

蓋平縣星野志序

自甘石有星官之書至費直陳卓而分度不一要以僧一行兩戒之說爲定蓋邑在
盛京統屬箕尾其分度廣狹靡所折衷存其槩而已矣

天道恒與人事相表裏故一邑之休祲必書而一二紀載所及亦志五行者所必稽也安可遺歟作星野志

蓋平縣疆域志序

王者無分民而有分土故畫疆經野雖一邑必詳焉蓋旗民雜處邑令所治守尉所轄廣狹各殊尤所宜釐舉者也若夫負山環海爲陪京南障之咽喉倘亦有可稱述者歟作疆域志

盛
京山海奥區而蓋邑爲萬山環拱百川朝宗之地

蓋平縣山川志序

聖天子加意輿地之書有司皆登巖陟巘躬親探訪凡前
代輪蹄罕經簡編所未及者靡不登諸紀載偉哉表
裏河山允壯陪京形勝於萬年矣作山川志

蓋平縣城池志序

蓋牟在唐世號堅城豈非以地形要害使然歟今城
仍明舊猶唐遺址也境內故墉舊壘多遼金郡邑之
區倘加意生聚使烟火桑麻相接固陪京一大都會

哉作城池志

蓋平縣關梁志序

蓋邑萬山縣亘衆水分流故昔人據險立關因川成梁皆要害之衝防邊守禦之地也
國家尊奉天爲陪京則爲內地屬邑關梁祗仍其舊而已要地或因時爲重輕而建置所自或有宜詳者歟作關梁志

蓋平縣驛遞志序

國家設郵驛以通使命往來郡邑皆愼其事期無悞公也今蓋邑非往來之衝而前代置驛皆省檄書傳送一二鋪司事耳鋪遞旣列其數其舊址亦存以備考稽云作驛遞志

蓋平縣職官志序

古人仕其土則志乘紀其名廉能循卓父老子弟得而指數之亦以示勸戒耳蓋邑舊乘闕如國

朝始改衛所爲郡邑凡吏茲土者其流風遺蹟猶在

人耳目間也列其姓名籍里倘亦思其有可傳者歟作職官志。

蓋平縣學校志序

有學校而後有人才觀於文翁之化。固宜以學校為首務矣我

太宗建

文廟於奉天而遼左人士興于學。我

皇上崇儒重道蓋邑近乃增置師儒從此棫樸菁莪。有光於往代矣作學校志

蓋平縣選舉志序

詩書之稱人才也曰簡在帝心言天所生也又曰生此王國言上所養也

聖朝肇興蓋之攀龍鱗附鳳翼起者固後先相望矣自建邑設科以來或以文經或以武緯何一非我

皇上壽考作人之澤所長養者乎作選舉志

蓋平縣戶口志序

奉天屬邑之幅幀最廣考之古蹟固兼遼金數州之地矣邑治新設民多招徠近海編氓入伍而隸籍者

益寡生聚撫循固良有司之責哉作戶口志

蓋平縣田賦志序

金完顏齊請合廝罕七百里之地爲民田得膏腴數千頃卽今邑境內地也土著旣寡本業亦稀田賦之入特招徠新墾之區而已

聖天子加意根本之邦守土之臣勤勤勸課使榛莽皆成沃壤何難覩蕃阜之風哉作田賦志

得一道人曰眞經濟人原隨處留心此非文人所能也

蓋平縣風俗志序

遼左性剛悍善騎射務農桑粗習禮固不獨蓋一邑然也

聖天子加意庠序增設師儒今絃歌漸遍矣家給人足比戶可封端有望于今日焉作風俗志

蓋平縣祠祀志序

民人社稷邑宰是司歲時常祀國典攸隆守土者所宜兢兢也自二氏之教既廣梵宮道宇邑里相望然使氓俗惕于福善禍淫之說倘亦神道設教所不廢

聖天

歟作祠祀志

蓋平縣物産志序

蓋邑襟環山海水陸之産甲於遼左生息以時制用以禮固饒足之邦也
子澤普六合地不愛寶臨淵者歌於物逐獸者咏騶虞邑兹土者可無紀其盛歟作物産志
得一道人曰物産諸志愈出愈奇妙皆不可移易

蓋平縣古蹟志序

蓋在兩漢爲遼東元菟二郡之域。其時置邑雖多。而疆界所屬久矣。簡冊莫可稽也。遼金以後。州縣迭改。或雉堞猶具。或遺址依然。倘亦考古者所爲流連乎。至前代一二遺壘。僅存墟壤。亦志所宜兼及者也。作古蹟志。

蓋平縣人物志序

聞之山川靈雋之氣。鍾爲偉人。蓋邑蟠峯北峙。滄溟南注。地靈人傑。固有徵矣。遼金以前。史不概見

國
朝將相名臣項背相望然則岳瀆之靈亦有待而光
歟作人物志

蓋平縣孝義志序

志紀物華人傑而孝義例得特書所以重本行也閭
里匹夫皆具至性而蓋邑自遼金以後史乘闕如則
今日僅存簡編與傳諸故老者固急宜表章以勵風
教者也作孝義志

蓋平縣列女志序

天地靈淑之氣鍾于賢人君子亦不遺閨閣之姿此古人所由傳列女也史稱遼地自箕子敎化之餘女尚貞信則栢舟勵操中饋宜家豈無傳於里閈足光彤管者歟作列女志

蓋平縣隱逸志序

蓋邑襟環山海地輿衍林泉禽魚致足樂也古避地之君子所爲留連者乎記乘闕如賢士大夫類多失紀寄與烟霞而姓名猶卓卓在人耳目如公孫先生

者寡矣特志之亦爲山靈之光寵乎作隱逸志

蓋平縣流寓志序

蓋自管幼安王彥方客居遼左其流風餘韻斯土以爲美談葢邑距襄平數百里諸君子轍跡未知能及否也嗣是達人賢士僑處當不乏人而史乘僅傳一二倘亦地靈所借爲光寵乎作流寓志

蓋平縣仙釋志序

仙釋二氏往往探幽勝之區爲寄眞之地蓋之山川縣亘固其選也故籍所傳一二可舉雖無關風敎之大亦足寫方外之奇蹤搜眞靈之別軌云爾作仙釋志

蓋平縣方技志序

志紀人物亦不遺夫方技雖藝成而下然資用則不廢也蓋牟一邑豈乏偏材而往代未列於簡編則亦存以有待已爾作方技志

蓋平縣藝文志序

古者輶軒之使博採風謠所以稽政治風俗也蓋文獻寡徵其得登於紀載者可指數今庠序既廣文治益光他日豈無摛藻擒奇輝煌與籍者乎存以俟其盛焉作藝文志

代奉天諸孝廉送曾二改序

明府曾公治承之明年政簡人和士頌于庠父老謳于塗而公以治最擢臨川郡佐父老徬徨思攀轅臥轍不可得相與謀於某等將述公德樹貞珉垂不朽欲得一言頌公某等自念未通仕籍每從京師諸大人先生後聞公宦蹟最詳其設施於承者什之一耳且慙不文何敢輕以一言頌公父老曰否否公之設施于承者什一吾儕之受德于公者且什百吾儕小人志恩耳焉用文某等不敢辭相與述所聞於京師

諸大人先生及父老所以戴公者誌甘棠之愛焉公八閩望族弱冠爲詩歌古文辭名籍甚甲午登賢書制義出藝林爭傳誦謂眞先正大家其司李於廬也十餘年積案公旦夕立剖嘗覆案已定之獄活八命人皆驚爲神明及改邑畿輔持廉平人不敢干以私甚且鬻田廬以甦民困民至今頌德後擢宛平扶弱抑强豪猾歛迹聲震都下擢臺省且有日矣癸亥歲改邑於承承故事簡民稀公下車值輓漕邊外伐木治運艘練舟人一二貧氓無以應當事就公咨便宜

公調劑有方公務就而民不擾非獨承邑晏然蓋兩
郡皆陰受其賜公為政簡易持大體謂承新造邑專
以休養為事先是有積穀之令勸民捐穀入官為荒
備復推陳取新聽民就官貸而取其息令初下值
詔蠲奉錦二郡租一年民以故樂輸及公至民難之吏
以舊額請公曰積穀善行之則為常平義倉不善行
之與青苗等關外民貧若歲為例後且累吾民力言
于當事請以上
聞不得請公乃稍自蠲穀餘仍聽民便然深以為憾蓋

凡事必爲承民計日後利害類如此雖或行或尼而承民之子若孫皆受公賜矣承學校初設俗未能重士猾役且憑凌之公置役於法以間獎引士類以故士知自愛

盛京志文獻莫資十餘年弗就大京兆督輯甚迫公乃聚師幕延同事日夕考訂徵事者患於質考古者滯於辭凡斟酌損益一折衷於公未經年而五六千里輿圖如指諸掌書竣而公亦以秩滿擢盞公歷盤錯後其治承游刃有餘而承以新造邑猝困大役微公

承民幾弗獲安枕今則臨川民何幸而得我公也雖
然
聖天子方加意循良他日書名殿柱以治最擢九卿者非
他人必我公也方將霖雨海內豈獨臨川民受其賜
而吾承以留都首邑公必將爲
國家加惠根本之邦則今日吾承之父老謳頌之他日
承之子弟世世而俎豆之續遁志者且將舉爲
國朝名宦之弁冕焉則某等今日之言庶幾備輶軒之
萬一也矣

黄叔威曰作應酬文字而不染今時媚竈習氣以其用筆渾融措詞大雅也

送官子之蓋州序

聖天子崇儒重道文教覃敷從
龍貴胄人詩書而戶絃誦
盛京以豐岐重地文治煥然一新壬戌之春余以謠諑
蒙
恩貸得謫瀋陽公卿子弟願執經問字者接踵最後乃
得晤官子官子三謁余不獲比晤則相叩以正誼明
道之學若不屑世俗紛華功利之爲者余爲一慰嗣
余設塾官子從余受一經早夜不輟執禮必恭與語

輒領悟析疑問難或發余所未及者余意官子能相與以有成也越明年而官子以貲從鎮將権稅蓋州蓋荒瘠濱海之區而隸樞部從事者遷轉較他曹稍壅人多規避不肯爲或得則戚戚官子不以動乎其中惟以稍遂其親兼不得就學爲憾旬日乃詳詢其風俗利弊緦緦以米鹽凌雜朘商罷民之是懼推斯志也庶幾恤民依而知本計者歟先儒有言曰爲民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福官子當有道以處此也抑吾聞君子於將行也贈以言蓋固濱海地也海之爲

德坎而能下竅乎深以有容其源遠流長渾涵洋溢而無溪澗湍激漂瀑之態故能翕陰吐陽沐日浴月殊珍詭錯繁夥充牣其中而為利於天下最大吾願官子之觀於海也歆然以自牧淵然其能受從容漸漬盈科後進而勿以矜炫淺迫為事由此而他日為
國家任大事決大疑勳在社稷澤在民生而不自以為已有庶無負正誼明道之初心為
國家多才之慶乎吾知官子之終能相與以有成也於其別序以送之

得一道人曰正大之言而不入於迂腐由其才大如海渾涵萬狀故也

金陵三先生曰酷肖昌黎

黃叔威曰首尾開合遊行自如中段灝瀚奇肆恍入貝闕目覩百寶眞才大如海也

田肯齋先生詩序

昔少陵處開元天寶時自許稷契已乃鬱在下僚崎嶇劍蜀其愛君憂國之志既見於北征諸將諸篇而觸緒興感丙穴郫筒黃魚烏鬼皆流連寄咏以寫其寥落牢騷之槩而後世推爲詩家宗工固豈獨在聲律字句間哉亦以其性情所寄者遠非齪齪者比也肯齋先生中州貴胄初筮仕得陪京上佐案牘之暇委懷琴書輶軒往來遂多題咏蕪城敗堞衰草寒烟雪窖之土床破壁之殘照咳唾所及皆成風雅而鬱

翺皋樓龍性難擾時洩露於筆墨之外或者疑少陵遭逢板蕩宜其感物多傷先生際時早膺華紱而寄慨過甚得毋邊城風雪氷蘖難甘志羨雄飛情傷鞅掌哉此未知先生性情之大且遠者也夫仕無問大小期無負所學以行吾志而已上之處廟廊秉鈞軸弘濟蒼生次則牧一方得竭心撫字或秉鉞建牙保障荒陲或萬里節旄威行絕域如是雖風塵勞瘁其爲斯世斯民者大矣先生抱負瓌瑋而雅懷淡泊留都民稀政簡上佐職任鮮專趙張

之繢何施縞紵之交寡合五陵馳逐既所不為折腰曳裾又所弗屑雖梟飛京闕表拜天庭會不得排閶闔而矢音祗循故事為往返以方剛之年車塵馬足徒僕僕於氷天沙磧之間故其感託情深隨事增慨人但賞其道羈旅之愁思寫邊荒之闇淡刻劃真切造語幽闢而不知其性情所寄者遠也先生氣甚和折節文士纏綿不厭焉天固將使其詩學日益精一洩留都長白巫閭之秘與少陵入蜀之作並傳耶抑更練其才邃其養以為他時之稷契也

先生當必有以自待者吾不敢專以詩訣先生矣

得一道人曰頓挫曲折中却饒典麗藻采又復古茂矜貴非唐宋以下所能也求之孟堅蔚宗之間或近之耶

孫嘯夫曰其幽咽則椽竹孤吹其委折則武夷九曲是得力於廬陵者

代張少京兆祝徐太孺人七袠壽序

昔陶士行都督八州樹勳江表母湛以封鮓還官事輝煌史冊李景讓母鄭從子涖官政可否必自觀察浙西罷卒以靜三公爲晉唐名臣聲施天壤史氏以歸母教彤管之榮爲烈余貳尹陪京晤条佐子厚徐公得悉其太孺人懿行乃知閨閣之英古今未嘗不相及也子厚總角而孤太孺人勵栢舟操茹荼飲蘗者於今四十餘年矣其治家飭而有紀處族戚以和教子以義子厚筮仕司城輦轂肅然以最進条晉都

國
幕留都爲我
家南陽潁川地比年大工大役頻興子厚性忼爽遇
盤錯遊刃有餘諸同官樂爲領袖或事關他曹彼此
相軋子厚片言立剖衆服其敏諸當道皆器重之京
兆公倚爲重余每羨其練達後乃知義方之教有自
也蓋太孺人從子厚涖官子厚動靜可否必以請而
晨夕承歡進饌之暇孜孜訓誡惟是奉公勤職以無
負長官倚任至意以故子厚政聲重陪京而廉隅自
矢敝裘羸馬有懸魚塵甑風歲丁卯陽月之望爲太

孺人七袠誕辰諸同官遺伻長安詣余屬一言爲太
孺人祝余惟
聖天子方不次擢廉能吏以風天下子厚方剛之年其精
勤幹略不減陶李二公他日節鉞方面大有建豎以
垂聲當世金章紫綬魚軒象服爲太孺人榮者正無
窮期也至於閫德之詳與陶母李母先後競烈石渠
天祿諸彥方將修女宗之傳爲史乘之光則余令母
之言庶備輶軒之蒐二也矣諸君其以余言爲太孺
人敬進一觴

得一道人曰題面最俗文能雅飭如是自是名手

孫嘯夫曰覩良玉而識昆岡之厚挹旨水而知醴

泉之深頌闡德者自應爾爾

送孫鳴玉序

余居東之六載上谷鳴玉孫子遊學留都從予執經者數月以大比屆期辭歸臨行欲得予一言以別予惟古君子於將行也贈以言微孫子請予固不可以無言也昔人謂太史公周遊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疎蕩有奇氣孫子由畿輔歷遼西東踰軍都望碣石而探巫閭所見博矣亦知留都東北有所謂長白山者乎是固中原學士大夫輪蹄所罕經者也吾嘗考之圖乘訪于土人山蜿蜒磅礴千餘里高萬仞其麓

百泉雷轟星迸滙爲三江東北爲混同最大次西南折爲鴨綠東南界朝鮮爲七門皆盤旋委折遠者數千里近者千餘里而後入海其所產爲鱣鮪爲鯨鯢明月夜光之珠文貝石砮之屬奇珍怪錯不可數計而溯源於萬仞之巔一潭而已潭之四周五峯實環之登峯而望窈乎其深莫測其涘也淵乎其靜非有急湍飛瀑泬湃奔騰之勢也而洋溢流衍從容布濩經高岩踰廣岫隨所觸激靈氣蒸變遂極天下之大觀蓋未嘗不嘆造物者之奇嗚呼學問之道亦如斯

而已矣孫子自總角為制義之學有聲庠序間一再不得當亦嘗加意揣摩求於王唐諸先正而復範㠯時趨遇學士縉紳輒質疑問難其于此道或者其庶矣雖然儒者讀書窮理獨為制義云爾哉即以制義論有明三百年成弘嘉隆名公鉅卿人不能數篇篇不能數句乃知此道之難言也近世文士沾沾據目前所得謂可橫絕古今迨夫得失相際而欣愠生人已相形而愛憎起嗚呼此何異蹴跡涔盃勺以傒溟渤之觀者乎孫子吾知其能免此也孫子今已悔其

所作假由此而日積月累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故吾為道長白山川之奇以六字為孫子進曰深其心靜其氣

得一道人曰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可想其奇崛之妙

孫嘯夫曰奇峯插天時有烟雲卷舒其際

黃叔威見山堂集序

先王之造士也先之小學之教使博涉于禮樂射御書數之途然後進之大學使之誠意正心以求所謂修己治人之大故其時士皆文行兼修明體適用以副其上之知戰國秦漢以來聖教不修學術漓駁功利富强管商申韓之術紛紜並進然猶人各抒其眞實所得以自見於上上亦各就其所長而用之自近世以制義取士家孔孟而戶程朱語性命則抉奧洞微譚治功則崇王黜霸雖英奇卓犖之士不無出乎

其中而言與行違迂怪貪惏傾險鄙劣往往而是也是豈所學之不正哉良以剿襲陳言不由胷臆是以其眞不出也于是一二英特者流思爲詩歌古文詞以自振拔掇班馬之糠粃竊陳隋之月露自詡古學卑視一切然其黨同伐異標榜矜張謂儒者學術事功不外此及試之實用則空疎寡效與帖括者均而妄加甚嗚呼如是而欲得天下士宜何道之從余嘗上下古今竊以爲論文章者求其眞而已有眞性情而後有眞學問有眞學問而後有眞事功此不易之

論也黃君叔威總角時其尊人仲丹先生作令盱眙因往來游學淮泗間以詩歌古文詞與諸名宿倡和不屑爲帖括之學已而吾鄉張蔚生先生進秩京邑叔威思一覽長白巫閭之勝以發其胷中之磊落策蹇從出榆關縱觀留都
宮闕其意氣可謂壯哉余方沉牛馬中叔威來相視相得歡甚携其所作示余屬余一言余伏而讀之其詩歌刻意少陵出入盧李古文詞則歐曾之亞余意其技不止此且未熟悉其性情不敢輕以一言論定也

謝曰學與年俱進者也余馬齒三十有五叔威長予一歲吾曹方汲汲務讀書毋輕言著述且人苟自視欲然將日新方異今日之珠璣異日視之皆糟粕也叔威他日方糟粕之吾乃執一班譽全豹何輕量天下士越明年予初度叔威贈予古詩八首則居然顏謝庾鮑間矣間爲古文詞駸駸乎東京而上矣晨夕過從議論皆探本原務經濟恥雕蟲篆刻矣余喜其技果不止此也而叔威素友愛伯兄採藥名山不返每語及淚淫淫盈睫也性和易坦直酒後歡呼歌嘯

不飾邊幅至受人一言寄托不得當徘徊輾轉不自
安予益喜其性情之眞知其學問之有本也予爲叔
威歌招隱乃就試留都以大比入長安方將博觀
皇居之壯麗苑囿倉廩府庫之富饒掇巍科歷館閣與諸
名公卿大夫遊益深其明體適用之學將所謂有眞
性情而後有眞學問有眞學問而後有眞事功者將
于是乎遇之詩歌古文辭云乎哉故于其行也爲之
序因以贈別
得一道人曰有此識見可不作序有此識見方可作

序以古文詞自詡者應當俯首氣骨當在昌黎廬陵之閒

孫嘯夫曰元黃滿目而浮漂不歸操觚家通病也得大篇足以起衰救弊

代送王峨園計部入都序

峨翁王公由計部調留都別駕經年復以計部內擢。留都紳衿父老不憚千餘里走長安乞余一言以銘公德者余稔知公由大行陟郎署以精勤敏練見器當事遇盤錯游刃有餘其奉使吾閩也軺車所歷題咏殆遍遠人爭重性慷爽重然諾折節貧交義聲重朝野顧歷留都未久何以得此于紳衿父老願悉其詳得揄揚萬一也衆僉曰關外俗樸不習文不能飾詞爲訣徵公下詢敢不道其實遼左爲

發祥地編戶率招徠絃誦初起當事鮮重士士亦不復知自愛公下車禮遇青衿以間設饌集諸生講課手自評閱使習先輩大家又援其尤者賚以楮墨士翕然知學公職司權務顧土曠民貧牽牛服賈無幾而旗人雜處强豪梗法當事莫敢誰何惟一二窮民是索加以胥役侵漁逐末者且重困公方嚴有威堅守冰蘗不可干以私親歷閭閻不假權于下旗人宄法必懲富豪莫敢匿而負販瑣屑悉與蠲去以故頌聲遍城市至于羨餘悉入公帑且捐俸葺治官舍使數十

名。年頹垣傾宇煥然改觀公已內特新此以遺後來之同事其豁達之量無我之懷尤見聞所罕也余豫羨者久之因思古將相名臣其勳業卓卓在天壤者可指數如晉之陶士行唐之狄梁公其節槩幹略公庶幾近之乎陶士行領樅陽時卽爲名流推重及都督八州弘獎士類見代之日軍資器仗牛馬州船皆有定簿自加管籥而狄梁公歷度支曹郎時卽按劾不避權貴朝野震肅以公器局他日爲

聖天

子任節鉞方鎮入則爲公輔霖雨蒼生其經綸當不亞陶狄二公其設施于別駕者未足騁驥足之萬一也公既新衙署自作記謂凡事不欲以苟且處之即此亦可覘公之素養矣爰述父老言以贈

得一道人曰惜墨如金不爲諛詞溢美然其人已足傳矣

孫嘯夫曰頌述處無一溢美之言洵乃璀而有則

壽徐元賓序

大中丞金公持節撫七閩。閩之紳士父老子弟。謳誦如父母焉。既而蒞浙。其苦心倍在閩時。兩浙之戴公猶閩民志也。未幾以謠諑得蒙
聖恩
徙瀋陽。浙之紳士父老子弟數萬人。號呼攀轅卧轍。車騎不得前。率買舟追送至吳門。猶依依不忍去。好事者爲繪圖紀其事。錢塘元賓徐先生以受公知最深。獨忼慨開關相從。抵遼左。風雨晨夕與俱。寻因得讀先生詩若文若干。且深服其明大義。識所依歸也。

孟秋念有七日爲元賓先生誕辰邊城濁酒無可爲先生壽者余因捧誦先生詩若文因執爵而言曰昔太史公周行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跌宕有奇氣而蘇子由因欲縱觀京師宮室苑囿之大天下名公鉅卿賢人傑士以激發其才思余謂是說固然亦顧其人何如耳苟非讀書知大義悲天憫人之意鬱乎其中而磊落浩蕩之氣充乎其外雖足遍五嶽亦不過寫其山川景物道其騷人墨士羈旅無聊之思已耳亦何足傳萬一哉元賓之來也自浙水歷吳門抵燕

市度榆關揖巫閭碣石縱觀留都
宮闕其于遊可謂壯矣當其偃仰丘園積學砥行一旦
受知當世名公鉅卿方將出有所建豎以上報
朝廷者報稱知己乃一旦聞公倉皇解綬單車出境舉
國徬徨攀留不可悲歌塊壘塡塞胷臆及至相從出
塞策蹇迎風敝裘衝雪牧馬悲鳴鈴鐸啓路與公去
國離鄉蒼生社稷之思相爲激發則抒爲文章當爲
怒潮之震蕩落葉之蕭森金鐵之鏦錚大塊之噫氣
彼其胷中至性大義當有過人者謂盡得力于名山

望天

大川其信然耶否也雖然東南輿望迫矣

天子早夜痌瘝斯民行名我公節鉞東南且霖雨天下

元賓亦將抒所學以報知己將退之所謂和其聲以

以鳴國家之盛者黼黻休明鼓吹風雅將于元賓望

之敢執余管窺所見以訣元賓之萬一哉敬以是言

爲君壽

得一道人曰不過作一篇好文字耳而附驥者幸矣

孫嘯夫曰元兄間關千里冰雪三年得此名作足

以不朽令人未能免妬

代送張少京兆入都序

留都我國家發祥重地山川靈秀特鍾自我太宗文皇帝首崇文廟將相名臣後先相望曁我皇上重道崇儒山陬海澨翕然知學近復增設學宮八旗再行科舉家絃戸誦盛于曩時而能仰承聖天子作人至意加意培育使士心鼓舞英彥蔚興則實自我振翁張公始也公早歷郎署勤敏有聲稱及分

聖

憲嶺南以廉明多異政遂膺
特簡已而貳尹陪京
命下之日東土人士相慶蓋公早歲學識贍博在長安
時優游簿書常與館閣諸名宿倡和風流文藻豔傳
遠邇公又虛懷下士好獎借人倫故東人士得從他
縉紳先生後稔聞公名咸喜以爲得學識如公虛公
廉敏如公後生小子之必有造也八旗取士額甚隘
公甫下車即特疏代請得
旨廣額倍於初關外未能多致書籍公之莅東即攜詩

疏大全以行命諸廣文詳爲講課歲科兩試悉杜苞
苴請囑而所拔皆知名士國學生鄉試近例由學使
者錄送前此視爲故事公加意簡閱人競自奮遂悉
得英儁置前列榜後呼名而訓以經旨奧義文章體
裁兼以遺卷發學宮示諸生皆字櫛句捜詳爲評抹
苟一語可錄亦爲之咨嗟嘆賞以故受知者樂其甄
陶即被擯者亦莫不服其無私爭自濯磨兾得蒙伯
樂之一顧也

天子疇咨卿貳進公納言將入長安留都人士奔走乞

一言於余以誌公之教育者余惟昔范文正公經略
涇原威震西夏而忠宣公克世其家以博大敦篤爲
元祐名相史冊以爲美談公尊公大人襄壯公保障
西陲功在社稷公復以文教培育畱都他日有爲
聖朝歌雲漢作人菁莪棫樸者推原所自以公爲稱首誠
無愧乎古大臣以人事君者矣況公方强仕之年從
此阿衡待卜霖雨鹽梅其勒之鍾鼎而著之竹帛者
文正忠宣又豈能專美於前哉敢書此私爲
聖朝得人慶焉

代朱郎山壽鐵率吾太翁六十序

嘗聞盛德之報不于其身必於其子孫蓋積善餘慶光大門閭天道固不爽也史傳所紀孝義隱君子多矣以余所聞率翁太翁有可稱述者翁姪孫式之爲余午闈所得士恂恂儒者也詢其家世則源自西域廣寧著姓後乃隸籍承德乃祖與率翁太翁皆以長者見重里閭率翁天性淳孝其尊人病篤翁刲股以進困而復甦事繼母盧承顏色養得其歡心以陶計術自隱重然諾好排難解紛賙人之急義俠忼慨都

人士莫不知山海以東有率翁先生也歲丙寅季冬之吉爲翁六袠誕辰族姓親知以余有通家誼走長安丐余一言爲壽余觀晉王休徵以純孝重當世顧行年六十始以別駕應辟至晚乃歷三事而後世子姓登將相者數十族望冠天下盛德偉略顧不早自樹立而晚乃遭逢且昌其後嗣彼其積之者厚光始遠也留都

國朝發祥之地定鼎以來武緯文經依附日月而際風雲者不可數以翁之權奇倜儻取青紫何啻拾芥顧

儵然自遠寄跡市廛豈天故遲之使待王休徵別駕之年將以大其設施耶抑所謂盛德之報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其積之益厚後嗣之光益遠也今長君允修以太學試州佐而六郎未孚將爲國任干城之寄子姓十餘孫枝振振皆國器也翁方以黃髮兒齒之年榮膺國綸

綍其子人世之福澤功名固可以天道信之而知其不爽矣而余顧有進者

家四十餘年以來畱都之王侯將相不知凡幾其間

令名大業赫奕天壤而不能終始者又不知凡幾也而公方怡然日乘款段駕鹿車翺翔都市家日益豐義聲日益著子姓日益蕃其視諸君之朝榮暮歷又不啻從十洲三島中閱滄桑之人世是翁之識趣固有大過人者世俗之福澤功名不足以壽翁而翁之自壽者當無窮期也試以余言質之太翁翁當欣然以爲知我矣乃序其意爲翁壽

得一道人曰祝壽之言却從功名富貴外想出一段曠達自得高出世人處正恐當之者難耳

送阿蒼霖公車入都序

歲庚午吾門預秋試者六人錫山吳生在副車獨阿子蒼霖獲儁既公車入長安蒼霖以紙屬余一言寻惟古君子贈行之義徵蒼霖請固不可無言也昔范文正公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士登賢書則致身之始也

聖天子弘闢門之典使從龍子弟皆受經治舉子業豈徒欲其習呫嗶握鉛槧工雕蟲技己哉良以天造草昧之始多嵩生嶽降之彥不事口耳皆能爲國家楨風

沐雨宏造大業至承平日久必潤澤以禮樂詩書庶幾獲明體適用之儒爲億萬世治安之計士生今日與斯選者當思何以仰承

君父意也簪霖從余兩載於制義差具苦心假從此策名南宮逐隊中秘得毋謂一第畢吾事乎尚其思讀書窮理砥行修身誠敬以事

君父寅恭以和僚友以其間究心禮樂兵農之實蹟毋以政事之得失徇情面毋以公庭之可否任吏胥毋以私意之愛憎樹朋黨從此身躋大僚當思爲

國家持大體培元氣扶植善類激揚風節庶幾蒼生被席堯舜吾

君所謂以天下爲己任者諒如斯乎蒼霖天性淳摯且恬靜不事聲援倘毋以世俗功利之見淆其初而以遠大自許於余言或不負也故於其行也贈以言且願及吾門者共斯志焉

得一道人曰贈行以言前輩皆有勗勉之語然或偶舉一隅或因人規誨此則以絕大議論全副作用相期知得此者自是傑士乃竟早赴玉樓又難爲

一慟矣

孫鼒夫曰敦勉有體

代舜少司馬賀王佐領擢防守尉序

國家景運方亨則必有負奇猷大略之士爲效折衝禦侮之資而川岳之氣所鍾或特盛於一門有若唐之李臨淮宋之吳武安皆以弟兄許國焜燿一時而聲施後世

盛京我

國家發祥重地王侯將相項背相望而一門昆季聯鑣並駕爲

國虎臣則推我季翁諸兄弟爲特盛于曩在長安佐中

樞卽聞其伯兄治郵傳能以恩卹下驛政釐舉而伸
兄董役卒翊衛
山陵勤於其事公早嫻黃石陰符佐戎帥幕兩度大漠宣威
萬里外長安諸公卿咸器重之余旣承乏奉天司馬
得與公交益悉其先世事盖自尊人太翁以孝德見
重鄉邦源遠流長子若孫厚食其報公能事二人以
孝事諸兄以謹撫弟以慈才識通敏遇盤錯游刃有
餘帥幕事有疑難公卽慨任之而豪邁忼爽然諾必
果與佐領李公爲總角交數十年膠漆無閒以故凡

自長安抵留都者莫不願交驩公昆仲不啻季布季心之諾已也歲乙亥之夏鎮帥遴異材督習火器進公防守尉兼轄四旗

聖天子方揚旌瀚海勒銘燕然屬公督貔虎以俟于是留都親知咸欲得余一言以頌颺公勳德者余惟昔臨淮武安兄弟皆遭時會以取功名今

聖世萬里車書八荒清晏公之昆季皆負奇歆大略毋亦惟是養威標聖使天下咸知留都有方名之臣而一門子姓願皆以孝友盛德如晉世王休徵之子若孫

將相名臣相繼斯則天所以爲尊人太翁積善之報而慶之方來者亦正未可量乎酉都親知諸公皆欣然謂余言之不爽也於是乎書之

得一道人曰悟雅更饒精采

壽黃叔威序

遼河折柳喜五年得過鳴珂燕市停車幸八載再逢叔度時則蓐收令肅青女粧成玉琯調無射之聲好譜驪歌妙唱璇璣紀降婁之次欣逢麟紱嘉辰幸龍劍之雙逢擬鴒籠而私祝蓋聞九苞雲翮靈響本毓丹山千里霜蹄權奇原鍾赤水循卓則潁川第一淵源亦江夏無雙繡褓占太白之凝精雕弧慶瑤光之煥彩人誇犀角驚辨鼠于髫年衆羨鳳毛擅雕龍於早歲肩吾父子接武騷壇孝綽弟兄聯鑣藝苑乃仙

伯忽高採芝之興文星獨馳掞藻之雄咳唾珠璣傾泉源之萬斛心胷海嶽灑風雨于九天秋實春華合庶子右丞之勝清新俊逸兼叅軍開府之長而且冰雪肝腸恥言阿堵虹霓意氣直擬無懷旣贈紵以定交不爽季心之諾倘望門而投止寧論郭伯之施借鴻筆黼黻廟堂則與冊高文相如豈讓出讜懷運籌軍國則流涕太息賈傅何慚君乃抗志羲皇寄情箕潁龍媒顧影恥從東野追風豹變韜文姑隱南山致霧偶作臨邛之客遂爲湯沐之遊白山壘嶂層巒藉

任筆沈詩點染黑水千流萬派假韓潮蘇海波瀾閒訪季布於傭家遂識嚴明於堂下從此棊聲琴韻幾忘霜滿枝頭茗椀詩筒莫問參橫花底殘杯抵掌三十一代興亡短麈披襟三百六旬月日爾乃鹿鳴待饗余爲歌招隱之章龍性難馴君仍賦歸田之什顧板輿幸旋故里而菽水莫佐高堂仁祖可依聊復貸仁人之粟荊州舊識何妨投尺素之書薝蔔香中珊瑚架筆桄榔樹下翡翠傳箋遂使海藻嶺梅爭投江夢蠻煙瘴雨盡入奚囊猶復訪親串於秦關驢背歷

三千險隘考輿圖於朔塞馬蹄踏百二河山孤城楊柳與歌大宛萄葡入譜望白雲於日下長鋏東來瞻紫氣於斗間歸帆南指愧予蠖伏一紀多行吟澤畔之篇蠹蝕半生鮮楓落吳江之句君乃癖同痂嗜寶類枕珍置懷袖何止三年藏篋笥幾於什襲已奪盈川之藻自信前盧思脫潯獄之寃偏殷說項以此故交情深管鮑傾蓋俠慕原嘗解橐爭授哀棃揮毫獨推弁冕奇非長吉昌黎寵以高軒鑑謝太冲皇甫增其重價榮逾華衮報愧瓊琚余以邂逅吹篪君乃流

連投轄行當分袂喜值覽撰甗霞醴以何陳敢擬兒觥之獻佐雲璈而入柏聊裁駢體之詞所願卞氏連城早登瑚璉珪璋之選天孫雲錦終補山龍藻火之章百尺清廟良材莫擬黃花三徑千尋豫章亘蔭何矜叢桂小山庶鼎鼐得藉鹽梅野老共荷含哺之賜瀛寰共霑霖雨涸鱗亦資餘潤之波矣

得一道人曰思致浩瀚磅礴而寶光異彩隨手揮灑而成由其氣吞五嶽胸羅萬卷故能雄快富麗至此使觀者如入龍宮海藏但見奇珍瓌異燦爛奪

目貞駢偶中有數之作也

楊道聲曰組五紋而綺錯金百鍊而光生以彌綸六合之餘爲雕鏤一楮之技擲米成丹固屬貞人游戲抑亦子期當前不覺心手交暢也